

第一章

千軍萬馬奔騰廝殺，馬蹄揚起的黃色塵灰散漫飛揚，戰鼓咚咚作響，聲聲撞擊耳膜，振奮士氣，干戈交擊、兵士怒喝響徹聲入雲霄，傳揚在山頭。

「傳令下去，王爺有令，取下萬惡賊首趙光人頭者，得千金。」

副將樊與行高聲道，聲調中滿是振奮，天茹山久攻不下，幸虧上天降下恩澤，他們才能一舉圍困叛賊，王爺果然是天定之人，才能得此天時護佑。

炎陽高照，使得本就受困山中的叛軍糧食短缺，水源枯竭，正給他們可乘之機。天佑祈朝！

天佑新主！

也是天佑王爺，再不把這小小的天茹山打下，只怕朝廷生變，朝中早有人看不得王爺的軍功赫赫、軍威蓋世，少不得會藉機進些讒言打壓王爺，而打壓王爺的主謀是誰……樊與行有些厭惡的一甩馬鞭，忍不住搖頭，腦海裡浮現一個樣貌俊雅溫和、頭戴東宮儀冠的男子。

天家無兄弟呀！

縱然這兄弟是幫父親把天下給打下來的人，也一樣無情無義，恨不得他在戰場上重傷，最好是馬革裹屍，死後由太子請封，尊榮封了個諡號，既彰顯出太子的恩德如山，又可賺個情深義重的絕好名聲。

想得美，又想得好，更是奸滑得妙！

將那厭惡的人拋至腦後，再看眼前戰況，樊與行再也忍不住的大笑，就算是天茹山這群反賊中，那個有滿腹心機、滿腦惡計的軍師——公孫長孫，也要在王爺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此刻，低下他驕傲狡詐的頭顱，收起滿腹低劣的詭計，迎向兵敗如山倒的結局，踉蹌著步履逃命去。

一想起這些時日在公孫長孫手下吃的敗仗跟悶虧，再想到公孫長孫披頭散髮，做困獸之鬥，想衝出戰場求得一絲生機的狼狽樣，他就忍不住長嘯一聲，胸口悶壞的情緒這一刻得到極大抒發。

果然這委屈，不是人人都受得的，公孫長孫帶給他們的恥辱，王爺鐵定要千百倍的收回！

樊與行偏頭一看主將駱以豐，他俊美的臉上沒帶表情，只有雙唇微勾，黑眸燦亮如星，那凜冽殺意襯得唇紅如血，只是這沾著血腥殘忍的笑容，在這兩軍對陣時卻顯得他是勝券在握，無人能敵。

這一仗必勝不敗！樊與行心中更是自信。

這天茹山反賊堅守得太久，叫人心煩，大墮了王爺的威名，但今日一役將會平反，王爺仍是那戰無不勝，賊兵聞名而逃的平王爺。

誅殺反賊頭首號令一發出，一呼百應，整個山頭，士兵的豪氣呼喊震懾天地，更嚇得這些潰敗叛軍個個屁滾尿流。

反賊陣容再也無法維持，兵敗如山倒，潰堤之勢不可阻。

原本叛軍守住山頭，天茹山易守難攻，與朝廷大軍已經對峙了三個月。

新帝從南方打入北方，兩年內天下折腰，奉上權柄，這九五之尊的名號已經穩當

的戴在身上。

而一路上浴血奮戰，護父跨上那寶座的，就是這新帝幼子，也就是現在的平王爺，其時年二十，便勇猛無雙，被號稱為前朝第一勇士。

此子善戰，戰無不勝，但這戰無不勝的不敗名頭，卻被天茹山反賊打破。

反賊頭領趙光，原是前朝一個郡王的庶子，憑藉著地利及前朝皇室血脈的影響，竟吸引了許多心向前朝的人，硬生生的撐至今日，但今日是他魂歸地府的時候了。

「取賊首趙光人頭者，得千金！」

「得千金！」

令人渾身是勁的命令在馬匹的長嘶聲中傳揚下去，金子的誘惑，讓所有將士眼睛發紅，手起刀落，砍人砍得毫不手軟，見著敵人的身影便是殺。

這些日子，不要說駱以豐心頭惱恨，就連這些士兵也因連連戰敗，快要心生異心，若不是駱以豐軍令如山、治下極嚴，想必逃兵必多如螞蟻。

今日勝利就在眼前，他們早就為了一吐怨氣，下刀不手軟，如今又有千兩黃金，大家更是殺紅了眼。

會來參軍為的不就是馬背上的富貴，只要奪得賊首趙光的人頭就能富貴一生，想到這大家的手更快了，若是殺捲了刀刃，就奪過死亡賊兵的兵器，繼續奮勇殺敵。

「得公孫長孫人頭者，得兩千金。」

駱以豐交代，在望見那被圍困在遠方的白衣者，握韁的手一緊，雙眼也忍不住一眯，渾身殺意更濃。

在灰土塵埃中，那人一襲白衣若雪，不染人間煙塵，黑色長髮不戴玉冠，任其披垂下來，宛如仙人臨世，而與仙人氣質不同的，是他兩隻眼角微勾的桃花眼，那眼神像會勾人一般……

駱以豐日日看著手邊繪了公孫長孫面容的畫，是恨不得把這桃花眼給挖出來，把臉上的笑意給扯下來，把他那張帶笑臉皮給割下來。

破壞他戰神之名，計退他幾百里的人，就是這清俊，看起來比自己小上好幾歲的人嗎？

他深深有種被污辱的感覺，「少年出英雄」這句讚美，原本全天下只適合自己，現今瞧著，這公孫長孫卻比他更名副其實了。

這從來只聞其名，不見其人的公孫長孫，若不是花下千兩，買通了以前認識他的人，畫下他的畫像，恐怕連他的畫像也得不到。

因為見過他的人屈指可數，趙光待他如珠如寶的百般守護，而他為趙光出謀畫策，在這小山上屯田練兵。

糧食自有，兵馬強悍，竟使本已奄奄一息的前朝餘孽，能抵抗自己的大軍三個月，如此長攻不下，已經使心繫前朝的讀書人心懷希冀，動搖朝廷根基。

但希冀，就該是被用來打破、打壞，甚至踐踏進塵泥的，他要讓反賊再也不敢生出一絲一毫不該有的妄想痴念！

趙光不可懼，可懼可怖可畏的是這出謀策畫、胸有丘壑的公孫長孫。

「得公孫長孫人頭者，得兩千金。」

軍令層層傳遞，坐在白馬上的白衣人顯然也聽見了，他抬首，望向駱以豐，桃花眼裡的挑釁讓駱以豐胸膛裡的心臟狠狠的跳動了幾下，嘴角忍不住咧出一個殘佞至極的笑。

想死在自己的手下，他成全他！

他策馬向前，樊與行阻擋道：「王爺，不可，公孫氏奸險狡猾，恐有詐。」

「在舉世無匹的武力之下，任何詭詐都是笑話。」

霸語既出，馬鞭飛揚，馬蹄重踩，所有步兵讓出路來，甚至有好些人已經屏住氣息，在駱以豐及公孫長孫身上興奮的來回掃視。

有若戰神降世，從馬背上得來威名的平王爺，與本來名不見經傳，在天茹山一戰成名的公孫長孫，這兩人終於要一爭高下了。

公孫長孫白衣若雪，宛如仙人，就連身下的馬也是純白的，沒有一絲一毫的雜毛，他無瑕得就像人間的紛擾全都得避他而去，這出塵仙姿在這血腥戰場中，說不出的好看、說不出的雅緻，更有說不出的懾人。

雙方兵卒是這麼想，可沒人知道，公孫長孫臉上裝得很自然，實則雙手已經快要握不住韁繩，兩腿夾不住馬匹。

笑話，現代哪幾個上班族會騎馬的，舉手說會的，他的頭給他！

公孫長孫那俊逸如仙的外表下，藏著一顆咆哮不已、洶湧澎湃的心，他覺得趙光是要他死，而且要他很快的死，才沒阻止他要穿白衣的要求。

這逃難就逃難，幹麼給他穿個白衣，再騎著白馬，像是白馬王子一樣高調是裝給誰看，現在是在打仗，不是應該把自己弄得越不起眼，越有逃生的機會穿白衣騎白馬的，幾千人裡就只有他一個，簡直是個活靶。

敵軍不打他，都對不起父母跟自己！

彷彿朝士兵一定都在想，快射！射那明顯穿白衣的！誰叫他這麼愛囂張、愛臭美，裝神弄鬼的死了活該，射死了就是兩千金，耶，我發達了，媽媽，我以後變富翁，老人家再也不用跟著我吃糠嚥菜了，我還能娶媳婦給媽媽盡孝。

不要怪他腦補太多，實在是這身白衣太亮眼了，在逃走前，趙光大概是把他家當裡最值錢的白色衣服給他穿在身上了。

他不肯穿，趙光還一臉悲悽的流著淚道：「公孫恩公，趙某就算死，也會死在你的前面，公孫恩公是智星下凡，本非常人，趙某有最好的、最佳的、最上等的，全都要給恩公您，望恩公您不要推辭，若不是恩公在天茹山仗義助我，趙某早已死無全屍。」

趙光一番感恩戴德、感激涕零的話，也就是完全的廢話講個沒完沒了、無窮無盡，簡直像某喜劇天王的電影台詞一樣，對他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、連綿不絕。

若趙光不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早就把他嘴巴封住，順便把他一腳踹下水去，希望能醒醒他的腦袋，把他腦中無用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教條，全給洗個乾乾淨淨，最好連渣都不要剩下。

公孫長孫驅策著馬兒試圖逃走，一邊在心裡怒罵。

這趙光腦袋一根筋通到底，認為駱家人造反篡國，而且他還是郡王庶子，沾著郡王的名聲，他就該「反清復明」。

啊，講錯了，不是「反清復明」，而是「反汭復庚」。

這該死的朝代，完全不在他讀過的歷史上，現在是汭朝，之前是庚朝，不過管他什麼朝，總之，趙光就是所謂的前朝餘孽。

趙光帶兵起義只是讓人家像切西瓜一樣的殺呀殺，殺得血流成河、浮屍百里，還要安個反賊的名號給他，不只什麼好處都得不到，連死後名聲都要被人抹黑寫糟，這麼悲慘的結果，為什麼這傢伙還能滿臉正氣、眼神堅定，讓他氣得肚子痛，為趙光不值。

趙光，你可是庶子呀，人家嫡子都趕著投降，你這庶子硬要出頭，嫌自己活得太長嗎？這腦袋到底是怎麼長的呀？笨蛋、白痴，你老爸對你又不好，你嫡子哥哥對你從來就是輕視的，你嫡母更是恨不得把你養廢——

公孫長孫無力的嘆口氣，趙光真的是養廢了，這種死腦筋，莫說是改朝換代，就算還在庚朝，有人稍稍作一手腳，他被扣上罪名只怕百口莫辯，飛快就可斬草除根。

就連在天茹山落草為寇，只怕也是有心人故意擁護他，表面是主，實則是讓新朝廷記住賊首是趙光，讓趙光一肩擔了罪過，把其他人都給放了。

這種陰險的心思，為何趙光就是看不出來，別人就是巧施計策，把要殺頭的事全都丟給趙光去扛。

有了趙光這反賊當對照組，其餘前朝的人只要乖乖的，汭朝新帝只要不是個好殺的腦殘，殺了趙光後，想必會用懷柔政策安撫這些庚朝遺民，而這些遺民每個人都會吃穿不用發愁。

簡直就是用趙光的死，去換所有人的安居樂業。

他媽的，他是知道趙光的腦袋有病很久了，但沒想到有病到這種程度，他穿來該做的第一件事應該是抓他去看大夫，就算不能治好他的腦殘，他也很樂意餵他喝個幾十副藥，喝到他掛掉算了。

這該死的穿越，怎不讓我穿到人生贏家駱以豐的身上，瞧人家駱以豐，說身材是身材，說武力是武力，還是個王爺，老爸是新上任的皇帝，老哥是新上任的太子，穿到這樣的人生贏家身上，才是穿越的醍醐味不是嗎？

他怎麼這麼慘，穿到這個笨蛋趙光身邊，成了個叛軍軍師，他好想仰頭三聲嘆息，順便看一下不遠處的駱以豐，想像若是穿成這個人生贏家，人生該有多麼美妙。寶刀美酒、黃金美女，只怕堆了一屋子全都要給他的，他只要蹺著二郎腿，享受他人生贏家的美好生活就好了。

真是人比人，氣死人呀。

公孫長孫那充滿羨慕、哀嘆跟嫉妒的眼光，望向了人生贏家駱以豐，駱以豐接收到他的眼神，卻完全誤解了他的意思。

瞧那挑釁、貶低、輕視的眼神！駱以豐胸口震動，一股殺氣及傲氣湧上喉口。

他出征以來，唯有天茹山叛軍軍師公孫長孫令他敗得如此之慘，這逆賊此刻還敢

用凌駕一切、像在看敗軍的鄙視眼神瞧著他，彷彿在說——

若不是上天遲不落雨、日日晴陽高照，山上的糧食寸寸枯死，將他們的糧食消耗殆盡，讓他們無米可炊，面臨斷糧，再加上烈陽盤旋，天茹山的山泉慢慢乾涸，不足以支持天茹山的叛軍，逼迫著他們放棄此處，孤注一擲突圍，就算再圍困三年十年，他駱以豐這小小的王爺，也攻不下他們天茹山堡壘。

公孫長孫「張狂」的表情，讓駱以豐臉上的殺氣越盛，策馬向他奔來，若公孫長孫知道自己羨慕嫉妒恨的眼神會被曲解至此，招來這殺神一般的凶狠惡狼，只怕把自己眼睛挖了，也不敢再多看他一眼。

啊，頂多偷偷的看而已。

人家身材好、臉蛋正，英俊挺拔無人能比，看一秒享受一秒，趙光若是長成這副德性，就算這世界在設定上沒有龍陽之好、分桃斷袖行為，他也要拚命的把趙光給吃乾抹淨，啃得不留骨頭，順便像唱戲一樣羞答答的道：救命之恩只能以身相許。

瞧那張臉，花美男呀，那狠厲的表情也為他添了陽剛味道，那狹長的雙眼，帶點毒蛇般的毒辣，反而更添一股似正似邪的壞男人味，看的他口水都快流下來。

養眼呀，美男子。

他心慕之呀，帥哥！

但慘的是他們兩人不是同一國的……看看趙光那張白痴臉，再看駱以豐這美男臉，公孫長孫掩臉一嘆，原主落水怎麼不落在駱以豐的軍營旁，幹麼落在趙光的天茹山下。

這世界沒同性戀系統沒錯，但、但被個養眼的美男子救，跟被個遭人陷害還不知道的白痴救，簡直是天差地別。

一想像若是被駱以豐從水裡撈起，先人工呼吸，再公主抱一下，被那鋼鐵似的手臂給緊緊環住，還張眼就能看見他那壯實的胸肌，不小心，說不定屁股還能蹭到對方的敏感地方，感受一下大或小。

嗚哦哦，他口水不小心流下來了。

公孫長孫心中感慨萬千，而駱以豐已經騎馬殺了過來，一騎當千，手中揮動的大刀砍人彷彿切蘿蔔般，手起刀落，無數人頭就在地上滾過，噴灑出來的血水瞬時將大地染紅。

滿地的血腥，讓公孫長孫的幻想瞬時停擺，他明白這是戰爭，對趙光而言，駱以豐是令他們國破家亡的死敵，而相反的，對駱以豐而言，他們這些義軍，其實就是不肯歸順的反賊，比害蟲更加煩人，要除惡務盡。

一顆人頭滾到他的馬蹄下，刺鼻的血腥味湧入，令人發暈，他不記得這人叫什麼名字，但他記得在義軍團裡看過幾次……

活生生的人，轉瞬間身首異處，在戰場上，只有敵我、只有生死，不是你贏，就是我敗，沒有灰色地帶，也沒人會手下留情，即使是同伴，能否保全自身的性命都難以斷言了，更何況是他人的。

念頭才起，公孫長孫就聽見一陣焦急的喊聲，有人朝著他大叫而來，裡面的真情

真意，在這亂世紛戰中是何其難得，也讓受恩的他何其難捨。

「公孫恩公，快逃——」

趙光怒吼著，胯下飛奔的馬兒在千軍萬馬中揚起飛沙，不顧一切的朝公孫長孫的方向驅策而來。

他可能也看到了駱以豐一路衝過來，目標就是公孫長孫，橫起的大刀舉了起來，刀刃上沾著兄弟血液，不住的往下滴。

這趙光原本已在外圍，就要突圍而去，想不到這時竟返回！樊與行見獵心喜，眼見大好機會就在當前，大手一揮，下令，「放箭！」

弓箭手得令舉弓，朝著趙光方向射箭，但趙光人雖然傻呆，武藝卻練得不錯，竟撥開直襲而來的箭頭。

但當飛箭越來越多，且只朝他一人射擊時，饒是絕世高手，也無法逃得過這如天羅地網般的箭陣。

當一枝箭扎進趙光的大腿，就像將他的防護網打開了一個洞，另一枝箭擦過他的手臂，畫出一道血痕，另一枝箭朝他的心口而來，被他打偏，扎進了上臂，他硬生生受了這一箭，眉頭連皺也沒皺的直管朝公孫長孫的方向而來。

自認鐵石心腸、滿肚子壞水的公孫長孫咬了咬牙，眼眶忍不住有點泛紅。

笨蛋就是笨蛋，誰叫你過來的，當初把你排在外圍，就是讓你有逃出生天的機會嘛，你回來幹什麼！

就是看你腦袋笨，看不出這陣形是為了挽救你的性命，我才這樣排的，你回來找死幹麼，讓我死前意淫一下美男都不行嗎？

你衝回來，為了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不就要想辦法再保住你嗎？

白痴！笨蛋！智障！為什麼偏偏救了我的是一個這麼熱血單純的青年，若是個陰險毒辣的，我早就去投靠駱以豐了，也不用良心掙扎許久，最後還是留在必敗必輸的天茹山上吃山菜、挖紅薯、喝泉水，過著苦哈哈的生活。

還有我穿這一身白衣，騎這白馬，當這麼明顯的標靶，就是要吸引敵軍注意，你只要一路衝出去就好了，回頭個屁啊。

「回去！」所有的心聲全化為氣悶的大吼。

「我與公孫恩公同生共死。」趙光的話語擲地有聲。

他媽的，我才不要跟個白痴同生共死，跟你在一起的生存機率只有百分之一，我自己一個人活下來的機率還有百分之九十九。

「沒有公孫恩公，就沒有趙某，讓我們生不同時，死同穴。」

他媽的，我跟你有超友誼關係嗎？我們兩個有滾過床，有互相摸來摸去嗎？既然都沒有，誰要跟你死同穴，你眼角含淚，晶瑩淚珠滾下來是幹什麼，就這副赴死樣，能生的也被你搞成死路一條。

公孫長孫心裡罵著，卻鼻酸了。

趙光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，朝著駱以豐飛奔而去，只不過身上插了好幾枝箭，像隻小刺蝟一樣，少了氣勢。

而駱以豐嘴角微撇，冷肅氣息直逼而來，所有人氣息一窒，就連趙光也在這股凜

然氣勢下臉色漸漸發白。

好強的氣勢，怪不得能夠神擋殺神，佛擋殺佛，將庚朝破國消滅的，就是這個昉朝的皇四子，也是昉朝的戰神跟殺神。

公孫長孫撫著額頭哭笑不得，看，這就是主角才能發出的光環與霸氣，他之前死不承認，認為一切都是巧合，名字是巧合，地名是巧合，發生的事件是巧合，但現在親眼看到駱以豐，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穿進一本自己曾看過的架空小說裡了。書裡面的主角就是駱以豐，而趙光就是故事中段死得不能再死的小炮灰一個，至於公孫長孫，書裡面連提都沒提過，代表他更是炮灰中的炮灰。

書中從駱以豐這位少年皇子鐵騎征戰，先用武力輾壓了庚朝，庚朝大敗後，昉朝建立，他收叛軍、平叛亂，與東宮太子鬥，與太子生母皇后娘娘鬥，他冷情冷心，視女人為無物，直至女主角出現。

他驚訝於女主的聰慧，愛憐她的容顏，她的心計手腕更是大大幫助了他，兩人的容貌、才智相當，可說是郎才女貌、天生一對，所以兩人攜手同心，平了庚朝亂軍，打倒東宮太子，將皇后娘娘踩在腳底，終於踏上了昉朝人地位的頂點。

最後一個當皇帝，一個當皇后，這本書就 Happy end 了。

當初他看完了這本書還嘴炮道：「哎，寫得還不錯，就是炮灰怎麼不死得慘一點，看起來比較有勁。」

但當炮灰變成是自己跟救自己的人之後，他眼淚都快流下來，穿越成一個被炮灰趙光救起來的炮灰中的炮灰，他感覺好像人生沒有希望，太陽再也不會從東方升起。

他差點就指著天破口大罵說：你不能這樣玩我，穿就穿吧，但不能穿成書裡連名字都沒出現過的炮灰呀，這樣我該死多慘呀

但他不肯坐以待斃，所以扶助趙光屯田、練兵，企圖延展自己的生命，拓廣自己的生路，可是駱以豐是主角，所有的幸運都是屬於他的。

他可以抵抗他三個月，但這該死的老天爺，竟然不給他下雨了，而且泉水還逐漸乾涸，讓他就算能偷偷買糧來吃，也面臨無水可用的困境。

這是天要滅他，簡言之，人家駱以豐是主角，主角霸氣威武，天之所佑，幸運得連城牆都擋不住。

老天爺想也不想的就給他作弊加幸運值，他公孫長孫這個炮灰，前三個月死不了，現在就給他死。

哈哈，跟天鬥，跟主角鬥，他吃飽撐著，找死呀。

他悲苦得都快流下淚來，現在看著炮灰趙光跟主角駱以豐就要短兵相接，想也知道，活的人會是誰。

「公孫恩公，黃泉路上我陪你走——」

不要再講炮灰才會講的喪氣話，你想死，我還想活呢！

「你給我滾蛋，黃泉這條路太黑了，我們誰也不許走，而且能陪大爺走的，只能是堂堂八尺以上的美男子，再不濟，也要是個蛋白質豐富的肌肉男，至少智商也要超過一百才行，你不合格，給我滾蛋吧。」

拚著最後一口氣，公孫長孫舉起手上的鞭子，朝趙光的馬屁股上用力甩去，鞭子落下讓馬高昂狂亂的嘶叫，發狂的衝過包圍的敵軍，帶著趙光向外疾奔，沒有回頭的機會，若不是善於騎馬，只怕這場變故，也會讓趙光摔落地面。

他震驚的看著公孫長孫，終於明白他想保全他的性命，一會兒眼淚流了下來，哽咽的喊道：「公孫恩公，我一定會回來救你的——」

不用你救，炮灰努力求生就好，炮灰跟炮灰待在一塊，豈不是要全滅的前兆，你自己好好生活吧。

我們都要活下去！

最後一句話公孫長孫說不出來，只能放在心裡，真摯期盼。

第二章

變故突生，樊與行還來不及叫放箭，趙光就跑了，而萬惡的反賊軍師公孫長孫也衝向駱以豐。

咦，怎麼看起來不像是衝，有點像——有點像跌？

而且還跌得屁股朝天，比初次騎馬的小孩還慘，不，他一定是眼花了，這萬惡的軍師，鐵定又有什麼計謀，自己跟王爺可不能上當。

「王爺，小心。」

駱以豐也看到一身勝雪白衣的公孫長孫鞭子一甩過趙光的馬屁股，就用倒栽蔥的姿勢，伴隨著淒厲到不行的哀嚎聲直直墜下馬去。

他的表情簡直是像看到最荒謬、最不可解，也最難以想像的一幕，若不是他一向冰冷，不可挑釁的形象深入人心，大概會有人說，他現在露出了就像是見到了什麼不可置信的奇景，掉了下巴跟掉了眼珠的蠢樣。

但堂堂的戰神平王爺，怎麼會有凡人一般失態的表情，所以每個人都抹了抹眼睛，記憶自己抹去，完全不記得剛才那一幕。

為啥？

看到彷彿戰神失態的一幕，還有命嗎？

這戰神是好聽，難聽點就叫殺神，看到殺神失態，若是還想讓腦袋連在脖子上，絕對不能記得這一幕，要不然殺神惱羞成怒下，還不把人斬成十七、八塊的餵狗吃。

對駱以豐而言，他覺得可笑又憤怒。

現在是什麼情形？公孫長孫這一摔哪有什麼如仙的氣質、如玉的樣貌、無雙的風姿，就連第一次上陣的兵，也不至於摔成這副德性。

若不是他心懷戒備退後一步，他的馬蹄已經踩爛他的頭了……這人真的是令他嚐到敗績的公孫長孫？他居然敗在這種蠢貨手中

但駱以豐退了一步，馬蹄卻重重的踩在公孫長孫的肩膀上，只聽到喀的聲音，他慘叫一聲。

他媽的，看電視演員甩鞭子馴馬很簡單，怎麼換到他，才甩個鞭子，是讓炮灰光逃了，自己反倒吃得滿嘴灰，而且主角還用馬蹄踩他，疼死他了。

果然炮灰就是炮灰，連倒楣值都是最高的，這人生還怎麼活呀。

好疼、好疼……他眼淚不知不覺流下來，他的肩膀是不是斷了？他快喘不過氣，都要翻白眼了。

「炮灰也有人權的，我抗議，主角不能虐炮灰！」

疼痛之下公孫長孫狂吼，抱持著留下至理名言的心態，不過也容不得他多想，他吼完就疼暈了。

樊與行見仇人自墜於地，不由得欣喜若狂，正要叫人放箭殺了這萬惡的軍師時，就見駱以豐抬起一手制止，眯起了眼睛，正經問道：「什麼叫主角不能虐炮灰？」樊與行怔了一下，這奸詐狡猾的敵陣軍師，臨死前的遺言竟是這般沒頭沒腦？這反倒十分可疑……他不可能喊無用的話吧？

「莫非與前朝傳聞的寶藏有關？」樊與行低下了頭，壓低聲音回報主子，忍不住多想。

駱以豐毒蛇般的眼睛眯得更細，庚朝末帝貪婪積聚民脂民膏於私庫，到了國破之際，他的貪婪仍未減少，足可見寶藏有多雄偉，那些全都是百姓的心血，然而攻入皇宮時，他們並沒找到財寶，後來末帝出逃身亡，亦沒發現值得一提的財物，便有傳聞說末帝將寶藏藏起。

若能得到那批財物不只軍餉有著落，國庫也能充實許多……

「將他捉起來，治好他的傷，問出始末來。」公孫長孫扶持前朝餘孽，會知道寶物下落也不是不可能。

「是！」

就因為臨死前的這句「主角不能虐炮灰」，公孫長孫沒被收拾，反而被救進了軍營裡。

等待他的，將是主角的封王之路，還是漫長的折磨呢？現在還不知曉。

這是折磨！

既漫長又痛苦，好像沒有結束的一天！

他肩膀的骨頭裂了，表面皮膚全都黑黑腫腫，看起來不只嚇人，碰一下就疼得他齙牙咧嘴，眼淚立刻飆出來。

這一切讓公孫長孫不必太刻意，就哀嚎得像是待宰的家畜。

雖然從馬上跌下來，還被戰馬的蹄子給踩了，但這種傷勢對他們這種長年打仗，歷經生死的老兵而言不是多嚴重，樊與行聽他叫得震天價響，眼裡積滿了深深濃濃的鄙視。

這人真是那個百戰百勝的軍師嗎？瞧著根本就是廢物一個，連點傷也叫得像個娘們一樣。

沒錯，就要你鄙視，就要你瞧不起，對一個你瞧不起的人，你怎麼可能還會有防備之心？這樣我就更有機會逃了。想著，公孫長孫的呼痛聲更加波濤洶湧、連綿不絕。

樊與行聽得臉孔黑沉，若不是不能讓王爺與此人獨處，他早就要往營帳門口走，掩住耳朵，來個聽不見心不煩了。

「輕些，表哥。」

公孫長孫努力擠出笑容，卻已疼得滑下淚水。也不知聽的人是故意想要折磨他，還是無心之舉，那聲表哥一發出來，揉搓他皮膚的大手加重力道，疼得他想要哀聲慘叫——貨真價實的。

他娘的，我是殺了你父母、搶了你老婆、砍了你朋友、奪了你家財，還順便在你墳上灑尿拉屎加放屁薰你的墓碑嗎？有必要這麼用力嗎？

只不過冒認個表哥而已，你不爽也不必這樣，而且表哥表弟的關係還是你設定的！

沒錯，公孫長孫醒來第一件事，就是保命。

炮灰為了保命是無所不用其極，包括半路認親人，他學著電視劇的角色，一睜開眼睛，露出迷迷糊糊的表情，然後像捧著西瓜一樣捧著頭，喊疼叫痛，說自己的頭疼死了。

然後再裝出特別誠懇、十分討喜、害怕又委屈的表情看著面前的人，說出失憶人必說的十全十美台詞——

「你是誰？這裡是哪裡？還有我叫什麼名字，怎麼我什麼都想不起來。」

一問下去，樊與行臉黑了一大半，而駱以豐臉色雖然不變，但眼神頓時變了，像頭嗜血的野獸，把冷到能令人結冰的視線一寸寸的從他頭上的腫包——摔下馬撞在地上導致的，看到他那因不安而微微顫抖的嘴角，似在思索著他的失憶究竟是真是假。

裝失憶是下下之策，但也沒辦法，總比被一刀殺了好，因為他早就醒來，只是閉著眼睛，聽到樊與行與駱以豐輕聲討論庚朝寶藏。

聲音很小，若不是他耳力特好，恐怕還聽不見，最重要的是他跌下馬喊的那一句「主角不能虐炮灰」，他們斟酌品評了半天，就是不能理解這句話，才猜測是否跟庚朝寶藏有關。

而他若不是陷入危機，身分是被俘的敵人，能不能活要看別人的臉色，恐怕當場就要哈哈大笑起來，這無心的一句抱怨，竟然讓駱以豐刀下留人，甚至認為他知道庚朝寶藏在哪裡要養著他，上天待他不薄，至少是給了他一條生路。

恐怕他們怕這死前大吼藏了祕密，萬一趙光得知，會再度擁有本錢，重新再來。這些古人也太會想了，揣測得過深，才會把一句話顛過來倒過去的細細思量。

而就這麼巧，祈朝國土裡還真有一座大山，叫作寶灰山，唸快點，跟炮灰還挺像的，而當初庚朝末帝，就是死在這寶灰山上，讓他那一句話更添迷津。

所以公孫長孫心思一動就裝失憶了，照理說，他們為了寶藏的事不會殺他，但將他這戰俘綁起來虐一虐是一定要的。

光想到傳說中的酷刑，什麼剝皮、凌遲、拶指、活埋等等的，他就冷汗滴滴落，他是不知這朝代有沒有這麼殘忍，但能躲就躲總是好的。

既然他們想要寶藏，與其讓他們虐他千百遍，不如自己裝作失憶，看情形慢慢周旋，而他們大概也怕刑求下足智多謀的他會故意給出錯誤消息，不如裝作他的親人，虛以委蛇，慢慢的再讓他吐實。

你虛情我假意，你設計我置局，誰也不欠誰，就各顯神通，看最後誰能達到目的。所以一聽他失憶，樊與行還來不及說別假裝，扔去用刑，駱以豐已經抵了抵薄冷的血色雙唇，說自己是他隔了好幾房的表哥，他想爭個軍功，隨軍而來，今日攻上山時，他自願前往，誰知因騎術不佳，在亂軍之中摔了頭，才造成了現在的傷口。

「得將瘀青揉散。」

對方惜字如金，他疼得哀哀亂叫，但駱以豐神色不變，眼神冷酷，顯然表示不管多疼，我就是要把瘀青揉散掉，你再怎麼慘叫，我也不會理你的。

「表哥，疼！」

公孫長孫眨了眨帶淚雙眸，試圖裝可憐，但卻藏不住那一絲色心，垂涎的看著駱以豐那雙指節分明，修長白皙，以男人而言太過美麗的雙手。

那雙手避開了骨裂之處，揉著其他瘀傷，駱以豐的手溫度略低，有冷玉般的觸感，但他身上的藥酒卻在揉按下發熱，又痛又麻、又冷又熱的感覺，讓人不由得痴迷萬分，駱以豐怎麼這麼好看……真是個萬人迷，不愧是主角，但怎麼個性有點——有點跟書上不太一樣？

書上說這人冷情冷心，向來不愛與人互動，簡而言之就是個非常厲害的冷情軍神，閒暇無事就喜歡看點兵書，既不愛女色，也沒有不良嗜好，簡直十全十美、完美無缺，彷彿他的出世，就是為了攻上至尊的寶座，坐擁這大好的江山。

但書裡沒說這人喜歡虐待別人呀！

「男子漢流血不流淚，收起你的眼淚。」

「哇啊啊哇——痛——」他嚎得更大聲。

你是看我不順眼很久了吧，你早就想要折磨我，可惜沒啥好理由，現在有理由了，怎麼折磨都可以了吧

駱以豐揉上了癮，腰腿不夠，頭上那個包也沒放過，公孫長孫這下是真的疼，發出的慘叫真比殺豬還慘，眼睛流出來的不是淚，是血，滴滴都是血淚。

趨吉避凶，人之天性，他急忙在帳營裡的簡易床鋪滾上一圈，他一直是個特別受不了疼的人，更何況駱以豐還來真的，長得這麼好看，出手卻是那麼粗暴凶殘，簡直是表裡不一的最佳代表。

「別揉，疼死我了，好疼，簡直是要人命。」

他一邊抽氣，一邊哭泣，臉上全是淚痕了，額上的黑髮也全被冷汗浸濕了，狼狽的樣子楚楚可憐。

駱以豐低頭看自己的雙手，視線微飄，見到他的慘樣，因這人累積的滿肚子殺氣被消融了一大半，連帶的看眼前人也順眼了不少。

在他看來向來寫著挑釁的桃花眼，現在掛著淚珠，眼眶微紅，不僅沒了囂張，反倒有點令人憐愛，又有點懾人心魂的誘惑，臉上細細的毫毛被淚水打濕，眼睫毛也濕透了往下垂，可憐得像隻被欺負得很慘的小狗崽，叫人更加升起憐愛之心。

但一股想要讓他哭得更慘的暴虐之心，也緩緩的浮上心頭。

大概是之前被這狗頭軍師的計策給欺侮得慘了，現在見了他的慘樣，不只揚眉吐

氣，更加欣喜開懷，不管他失憶是真是假，落到他手裡就只能任他擺布。

若是真，自己是他表哥，當然得關懷他的傷勢，動手揉傷口，是個關懷的表現，他沒拒絕的理由。

若是假嘛……呵呵，就算讓他疼死了，公孫長孫也只能摸摸鼻子，吃下這個暗虧，恨在心裡，反正他表哥的身分掛在頭上，這「表弟」再怎麼樣也要敬兄長，更何況是兄長關心傷勢，對他一片愛護的眷眷之心。

他不疼，得忍。

疼死了，更要忍！

一得到這陰險的結論，駱以豐心情大好，手不知道怎麼伸的，竟然一下就把逃在營帳簡易床角的他給揪過來，繼續揉，剛才揉過的地方再重新揉按，任何小地方都不放過，揉起瘀青的勁道也更強了，剛才若是用上五分，現在絕對是用上了十二分，把公孫長孫虐得死去活來、疼得哀爹叫娘，哭叫得天地變色，讓樊與行都受不了的掩住耳朵。

這黑心軍師也太會哭了吧，真的有這麼疼嗎？聽他的慘叫聲，還以為他被凌遲處死，或是五馬分屍呢。

而駱以豐置若罔聞，內心冷笑，加長揉按時間，還說些氣人的話。「不揉散不會好的。」

屁！沒瘀青的地方，都被他揉得瘀青了！

公孫長孫敢這樣對駱以豐咆哮嗎？

當然是不敢，而且忍痛忍得手腳都快抽筋，本來還能喊痛，叫他住手，現在只能啊啊慘叫，因為已經疼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混蛋駱以豐揉就揉，那可惡的嘴角微彎是怎樣？他殺豬般的慘叫聲越大聲，他唇角彎的角度就有更往上揚的傾向是怎樣

擺明就是故意凌虐他，這什麼鬼主角，駱以豐不可能是主角，是萬惡大魔王吧！

一般書裡主角的善良大度、憨厚可掬、容人氣度呢？怎麼他就遇到個心眼比針眼還小，虐人毫不手軟，而且陰險狡詐、殘忍無良的。

瞧瞧那臉上微微泛起的笑容，他怎麼越看越覺得自己是蠢得送上門被虐待，而且虐得越慘，愈得此人歡心。

什麼昉朝軍神，呸，就是個變態的禽獸！

等駱以豐虐得心滿意足、把公孫長孫折磨得像具屍體才停下手，此時床上的公孫長孫已經疼得雙腳糾結在一起，跟麻花一樣纏緊，十指緊緊的揪住被褥，青筋爆出，呼呼喘氣。

「表弟好好休息，表哥有事要忙，待會再來看你。」

「謝表哥關心，耽誤表哥正事了，望表哥一切以大事為重，表弟的傷勢不要緊。」

意思是去你媽的滾蛋，有事做事，別來煩老子！

被折磨成這樣，還要臉上帶笑，裝出一副感激涕零的模樣道謝，讓公孫長孫裝得差點斷氣，他斷斷續續的講話，心裡直問候對方祖宗十八代，每一代花樣都不同，也每一代都罵了三分鐘。

駱以豐低語道：「我就只有一個親親表弟，自然是要好好疼寵的。」

他是他的「親親表弟」，還只有一個，自然要對他「關懷備至」，他每天都會好好的來揉按，好讓瘀青盡快散，表弟就信任表哥的能力，不用客氣推辭。

兩人視線在空中交會，好像發出了電光跟火光般劈啪作響，駱以豐得意一笑，頭也不回的走了，而公孫長孫頓時有心死的感覺，尤其駱以豐說到了這兩個字——「疼寵」時，聲音特別的低啞愉悅，讓公孫長孫產生了自己誤入陷阱，坑是自己挖的，泥土也是自己蓋在自己身上，而且蓋著蓋著，把自己埋死了的錯覺。

求求你別再來了，讓我一個死炮灰自生自滅吧。

他將臉埋在枕頭裡，發現這場半路認親戲碼，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敗筆，惹上這煞星，自己恐怕是在劫難逃。

但現在說他沒失憶，只有找死兩字可形容……他淚水朦朧，裝吧，為了性命，他就只能裝到底了。

而樊與行跟著駱以豐身後出來，有點不贊同的道：「王爺，將此心機惡毒之人認為表弟，唯恐他會利用身分，假裝失憶，探問兵營裡的事。」

駱以豐舉起一手，「無妨，人在我們這裡，難道我們千軍萬馬，還防不住一個人嗎？若是有異，就——」

見他做了一個用刀斬殺的冷酷動作，樊與行這才喜悅點頭，他只是提醒，並不敢逾越自己的身分左右王爺的打算，但王爺果然是王爺，心中有數，想那萬惡軍師只有一個人，也掀不起多大的風浪。

「況且若他真失憶，說是我們的親人，可以卸下他心防，從他嘴裡套出寶灰山的祕密，也能就近看管，派許多人給他，美其名是保護，實則是監視，在這等情況下，他做不了怪的。」

不愧是王爺，算無遺策！樊與行更加拜服了，輕視的看著帳營裡的人，哼，就算是大羅神仙，進了他們的帳營，插翅也難飛出去。

不管公孫長孫是真失憶還是假失憶，總之，他逃不了王爺的手掌心的。

歹命唷。這是公孫長孫內心的嘆息。

因為晚上駱以豐又來了，一臉擔憂的道：「表弟傷勢可好？表哥今日掛心整天，一忙完軍務，就來探視表弟。」

靠，早上虐不夠，晚上還來？

公孫長孫一想起早上受的折磨，心肝兒抖顫，臉上的微笑都快變成哭了。「謝表哥關心，表弟覺得好多了。」

「還是讓我幫你揉揉吧，揉散了瘀青，好得快。」

「不用了，表哥萬金之軀，軍務甚多，忙了一日想必已感疲憊，區區小傷，哪裡能勞煩表哥，自己揉揉即可。」

「你我雖是遠親，但一見如故，表弟不可說些見外的話。」

我一點也不見外，你哪邊涼快哪邊滾蛋！

但在光芒萬丈的主角前面，他這個離死不遠的炮灰，敢這麼大刺刺的說這些話

嗎？

當然是不敢，只求男主角駱以豐能高抬貴手，放他一馬，天高海闊，讓他從此自由的過生活，他保證以後再也不跟他作對，有多遠就離多遠，最好一輩子再也別見面。

只是從之前得罪他的各種事情看來，他這個微小的希望不只很難達成，根本就是異想天開，現在還是在主角面前裝乖，希望能討得一線生機。

「那就謝謝表哥的疼愛了。」

他露出比哭還難看的笑，嘴角往下拉，眼眶紅通通的，駱以豐手才挪向他的肩膀，他就大聲的唉叫，駱以豐瞧他一眼，噴聲奇道：「表弟，我還沒摸到你呢。」

公孫長孫低頭一看，大概早上實在被虐得太慘了，他指尖還離自己有一公分遠，自己的皮膚已經雞皮疙瘩跑出來，疼得想要哭了。

他眼角含淚，怕疼怕得要死的道：「我先哀叫一下適應。」

「表弟真是個妙人。」駱以豐嘴角可疑的抖動，抖得有點厲害。

妙你個圈圈叉叉！他心裡面的髒話宛如大雨雷電，咆哮個不停，早知駱以豐是這樣一個變態的禽獸，他才不會幫趙光在天茹山圍兵抵抗，早就偷偷摸摸的逃了。但現在也沒逃的機會，在駱以豐名為關心，實為命令的要求下，只好脫下上衣，準備迎接折磨。

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時候，駱以豐沾上藥油的手指毫不遲疑的揉按，公孫長孫長相稚嫩，看來只是個少年，也不知是不是年紀輕，皮膚特別白皙光滑，而不知是他在緊張，又或是感到痛楚，總覺得摸上去時他肌膚熱得像要將人融化，這燙人熱度竟然在自己向來如玉涼冷的指尖上徘徊不去。

見他忍著痛苦，皺著雙眉，咬著豔紅嘴唇的貝齒因為過於疼痛而在上面留下齒痕，那痕跡動人心魂，叫人忍不住想要貼上，在那上頭咬上幾口，再吮上幾下，然後再伸出舌尖，細細的描繪痕跡。

再瞧眼前人兒，汗濕的頰邊流下幾滴汗水，濕了如黑墨般的髮，身軀扭動，倒有些像房事熱烈時的反應。

駱以豐十多歲就在軍中，葷話聽了不少，沒有戰事時也和人去尋歡作樂過，早就不是個雛兒，更何況以他平王爺的威名和四皇子的身分，擄獲的美麗戰俘、漂亮歌妓多不勝數，自然也不是不解風情之人。

眼前肌膚勝雪的人兒比起那些女子毫不遜色，他鼻端的呼吸急促，唇邊發出的呻吟低微，但只要他手指用出十二分力道時，就一下拔高了好幾度，不像痛楚，倒像是房事中愉悅得喘不過氣來。

但將指尖力道收得輕柔一些，他就柔聲哼叫，帶了點沙啞的鼻音，好似在男人身子底下，激烈的戰況之中緩了口氣，卻更叫男人想要入侵得更凶更狠，讓他發出更情不自禁的淫浪聲響，滿足自己的慾求。

駱以豐不動聲色，但下半身卻有點興奮起來，他換了姿勢，讓衣袍遮住了，手指往他的頭上摸去，輕柔的在他額角用手指按了幾下，只聽得對方發出滿足的喟嘆。哎，瞧瞧，有這種好手藝，駱以豐不當王爺，不當皇帝，不做主角，憑這一手大

概也可以當個按摩師吧。公孫長孫被按得舒服透頂，忍不住眯著眼睛往駱以豐瞧去，恰巧對上那如狼的眼神。

他心中有點怪異的感覺升起時，腦袋忽然一痛，雙腿扭曲，張口狂吼一聲，「哇，你能輕點嗎？」

不知是不是知道他在看他，也知道他在腹誹他可以當按摩師，讓駱以豐朕心不悅，一手伸到他腦殼上的腫包，使力的按下去，疼得他眼淚飛濺出來，身體當場扭得像隻卑微的蟲一樣，不知生死的縮在床上，只求駱以豐大爺手下留情，他再也不敢腹誹他了。

他是當皇帝的人，絕對不適合當按摩師，他錯了，駱大爺手勁輕點吧。

「表弟忍忍，瘀青揉散些，好得快。」他沒啥誠意的道。

「求你輕些，疼，疼死了……」他哭得梨花帶雨，不敢跟這個變態的禽獸來硬的，只敢來軟的懇求。

識時務者為俊傑呀，炮灰為了活命，連自尊都可以不要了。

駱以豐嘴角勾起，想到有個國色天香的歌妓，也曾在他床上這樣懇求過，不過那歌妓分明愉悅，卻要嬌聲討饒的模樣假得讓他望之生厭，立刻就沒了心情，換上衣衫就走，不屑看她那大驚失色又惶恐失策的表情。

自以為美色能迷了他的眼，蠢貨只配有蠢貨的下場。

但怎麼喊疼的換成眼前的公孫長孫，他不但不厭，反而更來勁，越看他這求饒的樣子，就越是一一想欺負他？

「表弟，人家說疼就喊出來，就會不疼了，不如你試試。」再讓他聽聽那悅耳的叫聲。

喊你媽的，姓駱的就不會說他不那麼用力嗎？腹誹歸腹誹。公孫長孫討饒無用，也只能喊喊痛，給自己安慰。

卻不知駱以豐自幼習武，熟知人體的筋脈穴道，哪邊揉捏最疼，他就揉捏哪邊，他一邊揉捏，一邊閉著眼，聆聽傳進耳裡的哭求嗓音。

公孫長孫哭到淚水乾了，喊叫得喉嚨也啞了，最後轉為抽抽搭搭的哭泣……

但在駱以豐耳裡，他的婉轉嬌啼好似午夜時分，月光柔美照耀下，那拍擊岸邊的浪濤，一聲聲撞擊在人的心口上，撩撥得男人血脈賁張，恨不得將他壓在底下愛憐。

駱以豐小指指尖似是巧合的輕輕擦過那已經被淚水潤滑過的紅唇，體內火焰瞬間，那形狀姣好的唇瓣因疼而被咬得通紅，像是塗上最美的胭脂，真讓他想啃咬品嚐。

駱以豐不知不覺的笑了。向來冷心冷情的他，鮮少有這麼強烈的渴望。

而公孫長孫還不知道自己惹上了比書裡魔王更像大魔王的主角，若是知曉自己的叫疼聲勾起了駱以豐的心思，恐怕想要一頭撞死。

在死之前後要呸一聲，罵道：果然是變態的禽獸！